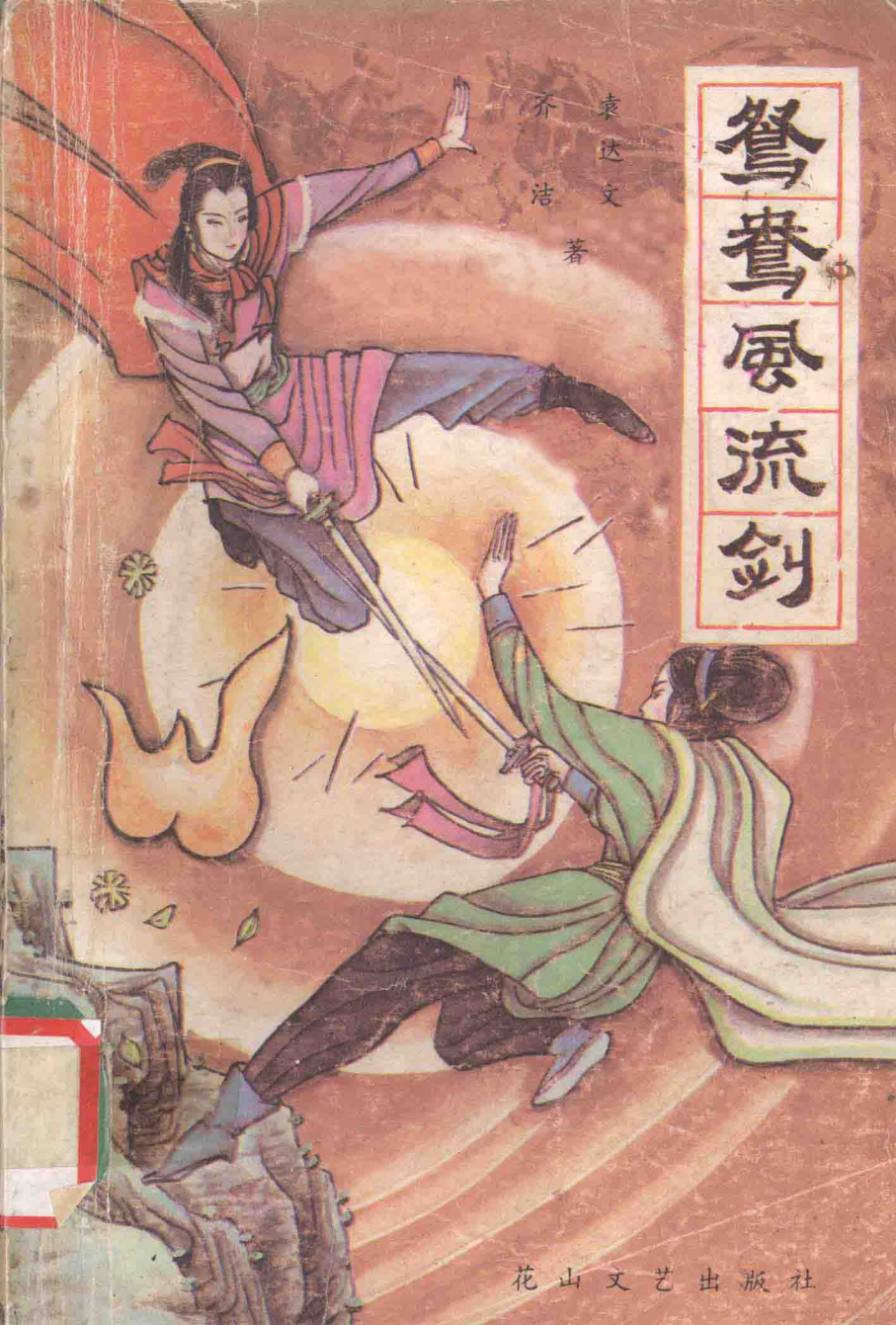


鴛鴦風流劍

袁达文
齐洁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

袁达文 齐洁 著

鸳鸯风流剑

花山文艺出版社

文字责任编辑：陈 新

美术责任编辑：李 文章

封面设计：李 文章

鸳鸯风流剑

袁 达 文 齐 洁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河北无极县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32 11.125印张 238千字 1989年5月第1版

1989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50,000 定价：3.65元

ISBN 7-30505-145-0/I·143

内 容 提 要

《鸳鸯风流剑》以闻名史册震惊中外的秦晋淝水之战为背景，细致入微地描写了两对风流姻缘——一对是东晋的大战总统帅风流才子谢安与风流侠女朱素玉的烽火姻缘；另一对由风流多情的大秦天王苻坚与娇艳端美、武艺超群的鲜卑侠女张瑶的风流姻缘。这两条爱情主线，相互交织，贯穿全书。

鲜卑侠女张瑶为向秦王苻坚讨还杀父的血债，投师天山气功法师——天心老人；东晋名将朱序的女儿朱素玉胸怀收复中原之壮志，被张瑶引向天山，同拜在天心老人的门下。两位侠女功成下山之日，各奔前程。朱素玉投入东晋丞相的怀抱，她离经叛道，竟与父辈为伍的师长谢安成婚；张瑶则落于秦王苻坚的龙床，与不共戴天的仇敌结为朝夕相伴的恩爱夫妻。

秦晋交兵于淝水战场。朱素玉力助谢安统帅东晋八万兵马大败秦王苻坚统率八十万之众，谱写了中外战争史上著名的以小克大，以弱胜强的英雄篇章。二位侠女，原本同师姐妹，战场相遇，却以刀枪相加，手下无情，战争虽以秦败晋胜而告终，然而胜败双方均不能逃脱自身相互残杀酝酿成的厄运。

该书忠于历史的真实，以古寓今，内涵深刻，一反历史小说男尊女卑的窠臼，突出了二侠女的鲜明个性，内容新鲜生动，作者为历史小说注入了新的生机，具有较强的艺术魅力。

目 录

上 卷

- 第一章 侠女与怪丞相初试恋情
- 第二章 韩夫人寿宴
- 第三章 天外飞来刺客
- 第四章 神燕传书
- 第五章 却说“汝玉归山”
- 第六章 长相思 长相知
- 第七章 侠女一刺秦王
- 第八章 侠女二刺秦王
- 第九章 东晋和秦宫
- 第十章 张瑶巧扮“西施女”

中 卷

- 第一章 韩夫人筑新城
- 第二章 突围搬兵
- 第三章 侠女路遇
- 第四章 山野小墅觅知音
- 第五章 救父遇险
- 第六章 姊妹重逢
- 第七章 侠女运筹帷幄
- 第八章 白衣女鬼
- 第九章 苻丕喜纳假素玉
- 第十章 闯关夺隘

下 卷

- 第一章 秦王举佩剑
- 第二章 伴驾南征
- 第三章 巧扮素玉女
- 第四章 喜结良缘
- 第五章 决策相府
- 第六章 秦王差密使
- 第七章 羌笛之计
- 第八章 激战前夜
- 第九章 决战澠水
- 第十章 张瑤殉秦王

尾 声

- 第一章 胜乎？败乎？
- 第二章 预料中的结局

上 卷

第一章 侠女与怪丞相初试恋情

晋太元四年（公元379年），也就是东晋小皇帝孝武帝登基的第四个年头。

东晋的京城建康城（今南京市）内，车水马龙，一片繁华景象。大街两旁，店铺密布，绸缎、香料、糕点、小吃，还有油盐、米黍，农具、铁器等应有尽有。

公元291年，西晋曾统一中原，建都洛阳，从而结束了中国长期分裂混战的局面，人民获得了安宁。可是，为时不久，西晋王朝宫廷内部穷奢极欲，争权夺势，司马氏的八个王爷为争夺中央权力，互相残杀，从而爆发了历史上著名的“八王之乱”。连年兵祸，持续了十六年之久，田园荒芜，村舍荡然，许多城镇也横遭洗劫。短命的西晋王朝很快土崩瓦解了。

当时镇守建康的皇室王爷琅琊王司马睿，在谋士王导、王旷等人的扶持下，于公元317年登基即位，称元帝，建都建康，这就是东晋王朝的开端。

西晋灭亡后的中原地区，各族武装势力割据，连年混战，先后数十万人丧生，北半个中国生产遭到严重破坏。

那时，只有长江以南还没有受到战争影响。中原的士族

与广大民众，纷纷逃到江南，东晋时期的建康呈现一片繁荣景象。

晋太元四年秋八月，朝廷命东晋将领朱序出任梁州刺史。朱序即将离别建康，离开高堂老母韩夫人，到梁州赴任。女儿素玉提醒父亲说：“八月十五是祖母六十寿辰，家父当为祖母先庆寿，而后再启程赴任。”

“吾儿言之有理。”朱序对爱女视若掌上明珠，她的话自然是要听的，更何况逗留建康乃是为母亲祝寿。于是，朱序恳请丞相谢安向皇帝奏本推迟赴任日期。

谢安自幼随韩夫人习文练武，韩夫人待谢安十分疼爱，谢安也十分敬重韩夫人，听说是为师母祝寿，当然满口应承。

眼看祖母的诞辰就要到了，父亲将离别建康。素玉舍不得父亲远离，心中难免生出一些惆怅。这一天，素玉随祖母在后花园练武，时而舞剑，时而弯弓，直练得香汗淋漓。她一边擦汗，一边向花园的西南侧望去。只见爹爹正带领一班工匠，忙着造假山、凿渠水。素玉好生纳闷，便趁祖母到内宅歇息的空儿，来到父亲身旁生气地说：

“爹爹眼看就要到梁州赴任了，听说那里与秦兵隔汉水而对峙，地势很是险要；皇上又命爹爹镇守襄阳（今湖北襄樊），可说是任重而道远。以女儿所见，爹爹应早做运筹，周密谋划才是，怎好如此悠闲自在，造山凿水？”

“哈哈……我的女儿竟然教训起为父来了。都因为你母早逝，才把你给宠坏了！”朱序嘴上这样说，心里却为女儿有此崇高志向而暗自欣喜。但在女儿面前，他还是板起面孔说：

“父亲的事不用你管，离别建康之前造造山，凿凿渠，引来泉水洗去红尘的俗气，保佑你祖母长寿，这样的悠闲有何不可呢？”

朱序故意装得很认真，说完瞅了瞅女儿，看她如何表示。

“爹爹，我看你变了，变得这般麻木不仁。”素玉的脸都气红了，“如今梁州动荡不安，襄阳又那样险要，谢丞相才推荐爹爹担此重任。可是，爹爹却是如此漫不经心。莫非爹爹中了老庄那清闲自得的毒害了？”

“是谁在那里教训父辈啊！读读老庄，总比尊崇那缠人手足的孔孟更好一点吧？”

朱序和素玉回头看去，原来是丞相谢安站在身后倾听他父女对话已有多时了。

素玉羞红着脸颊向丞相请安。朱序则埋怨家丁为何不早来禀报。

谢安摆摆手说：

“我自幼与朱兄一同随老夫人在这后花园舞刀弄剑，如今尽管你我各自为官，但少一些繁文缛节，多一些骨肉之情，不是更合人意吗？”说话间，谢安来到素玉面前亲切地说，“倘若使家丁禀来报去，我便听不到侄女的这一席高谈阔论了，那岂不是天大的遗憾！”

素玉被谢安说得更加赧然，只好把头埋进谢安的怀里，娇嗔地说：“谢叔叔，你——”说完，云鬓一低，素袖一拂，匆匆离去。又回到花园的东北角舞起剑来。

谢安眼前象飞去一只彩蝶，那样轻盈，那样妩媚。他目不转睛地看着素玉那矫健的身姿——只见她将豪光四射的利

剑高高举起，犹如刺破青天之势，忽而又将利剑收回舞动，恰似一团寒光游动。疾若惊鸿，轻如游丝，刚柔相济，美不胜收。他不禁大声赞叹：“好一个武术超群的巾帼英雄！”

这时，朱墙外传来一阵放荡、奢淫的乐曲和狂士们酗酒猜令的嘶叫声。与园内素玉为国杀敌，练武不止的情景，形成鲜明的对比。但见素玉从身旁拔出一张长弓，柳眉倒竖，杏眼圆睁，冲着朱墙外耸起的虚怀亭尖顶“嗖、嗖、嗖！”连发三箭。只听得隔壁园内丫环小姐惊叫逃窜，淫乐和行令之声嘎然而止。

“好威风的姑娘，哈哈！”谢安一边喝采，一边大笑。这笑声使素玉心神不宁。

不知为什么，素玉每逢与家父的好友谢安相遇时，总有一种如遇知音的冲动。是因为谢安待她如家父般的宠爱？还是她更倾慕谢安那不拘小节的倜傥的风度和不为世俗所动的与众不同的品行？或是崇尚他文武双全大智大勇的才华？还是……素玉似乎从不把谢安看作是当朝的丞相，似乎也不把他看作是长一辈的叔父，而是把他视为忘年之交的好友，视为不可分离的亲人。这种异样的感情时常使她感到困惑，但她又感到一种慰藉。

此刻，谢安在凝视着亭亭玉立的素玉，心头掠起一片惊喜。他觉得，这位谈吐不凡的姑娘，抱负这般远大，心地这般纯洁，性子又是这般坚贞、刚烈，在这萎靡不振的国度里，真是凤毛麟爪，难以寻找！他脱口对朱序说道：

“素玉倘若是须眉男子，未来可成大将之才，国家有了这般将才，何愁收复不了中原？可惜，她毕竟是个女儿家。”

“丞相过奖了。”朱序谦恭地拱拱手。

“转眼之间，素玉已交二八，我弟兄已达不惑之年，师母已是六十高寿。光阴荏苒，光阴荏苒啊！”

“安儿几时到了后花园？”

朱序、谢安只顾看着素玉对话，不知何时韩夫人来到身边。

“师母可好，谢安是提前来给师母祝寿的。”谢安恭敬地躬身拜见韩夫人。

“我倒很好，不知琰儿（刘琰，谢安之妻）病体可有好转？”

“吃过师母送去的金丹回春丸，她好多了。劳师母这样惦记她。”

“那药丸如管用，我手下还有几丸，就让素玉将药送过府去。”

“多谢师母。”谢安再一次长揖到地，拜谢韩夫人。

谢安与朱序的府第都在乌衣巷。其实，这本来叫朱雀巷，琅琊王司马睿在江南登基称帝，多亏有王导兄弟与谢安的父亲谢裒以及朱序那文武双全的母亲韩夫人的辅佐。因此，他非常看重王、谢、朱三家，便在建康城南淮河南岸与河身平行的一条街，赐给了王、谢、朱三大世家。街北面是王家和谢家，朱家占据街南。由于王、谢、朱三家的子弟当时常穿黑色的绸缎衣服出入，百姓便把这条街叫乌衣巷。谢安谢过韩夫人，素玉带了丸药随谢安到谢府给刘琰夫人送药。可是，他们边走边谈，不约而同地登上了冶城的石头城墙。

冶城原是一座炼铁的工场。从春秋时的吴王夫差到三国时期的吴国，都在此炼铁。东晋在建康建都后，冶铁厂迁走了，留下一座空城堡。晋元帝将这一地带赐给了王、谢、

朱三家，建造成了三家共有的花园——西园。

登高眺望。周围景色尽收眼底。远望西北，那是奔腾不息的长江；仰视东南，则是连绵起伏的钟山。城下是碧波粼粼的莫愁湖。冶城四周，错落着各士族的园林楼台。

谢安与素玉拣了一处亭榭坐定。只见湖滨荷花已经枯谢，岸边杨柳依然袅袅娜娜，更是一番风味。素玉羞答答地挨近谢安，不无崇敬地说：

“叔父，你此次出山，又身居丞相要职，主持朝政，不愁国家不兴旺强盛。”

“素玉，人各有志。我还是希望有一天回到会稽。到那时，师母和你也一同回会稽，咱们一起畅游那里的名山胜水，岂不美哉！”

“叔父言之差矣。如今，山河破碎，国土沦丧，我们北方的父老乡亲正在受难。你既然身居要职，就该振作精神，整顿朝政，收复中原，怎能苟且偷安！”

素玉说得很认真，谢安听罢却哈哈大笑起来。他手指对面的游客，说道：

“素玉，你听他们在说什么？”

素玉抬头看去，只见对面亭子里坐着两个人。他们衣冠不整，披头散发，一面饮酒，一面指指划划地谈论。一个说：

“尊兄姓杨，请问与杨子云（汉代学者）相去几代？”

“尊兄姓孔，请问与仲尼是几世宗祧？”

“君姓杨，杨梅定是君家果。”

“君姓孔，孔雀定是君家禽。”

“哈哈……”

这就是空谈，是当时东晋最盛行的一种时髦。尤其是一些稍有知识的上层人物，一旦感到报国无望，前途暗淡，每每坐在一起，以清谈来填补内心的空虚。开始围绕老庄学说谈玄说理，后来干脆如此这般耍贫嘴，卖乖巧，所谈内容言不及义，无聊之极。别人听来庸俗不堪，他们却自以为高尚典雅。

“素玉，你再看那儿！”谢安转身遥指一片草地，长长地叹息了一声。

素玉放眼望去，只见一片林间草地上铺着大红毯，几个人正或坐或卧地在那里饮酒作乐。他们有的赤身裸体，有的却峨冠博带；有的浓妆艳抹，有的披头散发。二十几个身着华丽服饰的歌妓，围着那几个怪人，歌舞助兴。

素玉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一种强烈的忧国伤时的感情，从她的心头上升起。她无限感慨地说：

“听人说西晋那班权贵在洛阳便是整日寻欢作乐，把刚刚统一的晋朝断送了，如今他们逃来建康，喘息未定，旧病又复发了。”

“素玉，你说的很对。东晋王朝的现状不易改变，倒不如再一次隐退东山，落得个清闲，也省却很多烦恼。”

素玉听谢安有隐退之意，惊诧地问：

“怎么丞相刚出东山，又想归隐？”

一句话又把谢安说得哈哈大笑起来。

原来，谢安出山有一段曲折的故事。

谢安自幼才华横溢，精通诗文，能言善辩，又爱好音乐，还写得一手出色的行书。他与好友王羲之、朱序等人，曾藏匿于会稽东山（今浙江省上虞县西南），或游山玩水，或打猎钓鱼，或吟诗作文，写字画画。在言谈中，谢安对于朝

政得失，时局变化，人事是非，均有独到而非凡的见地。朝廷几次派人请他出任著作郎（编写史书的官员），他都谢绝了。后来，谢安的名声越来越大，朝廷一再逼他出任官职，他不得已，在杭州刺史庾冰身边当了一个月的官，便告退回家了。不久，朝廷又先后委任他为尚书郎、吏部郎，他都没有接受。因他屡次违抗圣旨，朝廷降下罪来，罚谢安终生不得为官，因此，谢安前半生隐居东山，倒也清闲。当时，在士大夫及百姓中流传着一首民谣：

谢安不出山，
百姓苦无边；
谢安若出山，
社稷得安然。

这首民谣传进了朝廷。朝廷立即派郡官相逼谢安：

“倘若再不出山，将软禁终生！”

无奈，谢安四十岁那年再次走出东山，踏上仕途，结束了长期的隐居生活，如今又当上了丞相。后人称谢安四十出山为“东山再起”。素玉问的正是这件事，等谢安笑声停了，她仍十分认真地说：

“既然丞相已经东山再起，就应学诸葛亮走出茅庐后，一心辅佐刘备，建功立业，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才是。”

“今日之晋，已不能与昔日之汉蜀相比，明明知道无所作为，偏要徒费精力，不是空添烦恼吗？”夕阳下，谢安眼里流露出几分凄楚。

“丞相所言并不是真情。听家父常说，自丞相出山以后，

把朝政处理的井井有条，很有起色，此事人口皆碑，怎能说没有作为？”

“此乃治标之策，焉能治本？”谢安陡然把话锋一转问素玉道：

“看来你们常议论我，还听到一些什么传言呢？”

“孩儿也听人说，丞相常带了歌女，与朋友四处探幽寻胜，游览名山大川，真有这等闲事吗？”

“有的”。谢安毫不讳言，点点头，等着听素玉的评论。

“这就是丞相的不是了。丞相既然身在其位，理当悉谋其政。夏禹为解救百姓于水患，治理洪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周文王勤理国政，废寝忘食。这都是我们后人应该效法的先贤。丞相，你我祖籍同属中原，万万不可忘记中原父老还辗转在胡骑的铁蹄之下。”说完，素玉的眼圈都红了。谢安也的确被素玉的话感动了，他紧握着素玉的手说：

“素玉所言极是，不可忘记中原父老；忘记他们，如同忘记了列祖列宗。可惜我一个须眉男儿，巾幗不如，何以为丈夫！”

谢安由于激动，竟把素玉那纤细的手指握疼了。素玉羞涩地说：

“丞相，谢叔叔，看你——”

谢安见素玉如此娇嗔，更添几分妩媚，便将素玉揽在怀里说：

“不要再说‘我们是两代人呀’！不对，我们是忘年之交，是一对知音。知音难觅，知音难逢。既是知音，就应畅叙衷肠，什么子曰，孟曰，休去管他！”

一句话说得素玉将头深深埋进谢安的怀里。他们的心贴

得更紧了。

谢安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才貌双全，且又我行我素，从不制约于世俗和理教。他身旁常有歌女二十人，出入相随。为此，受到不少指责，但他毫不介意。

如今，他又与小他二十四岁的侄辈素玉倾心相爱，也不怕蜚短流长，难怪东晋士大夫们称他为“怪丞相”。

谢安与素玉在西园相依相偎，互诉衷肠，不觉已经日落西山。谢安从衣袖里取出一幅锦套，从中抽出一双纤巧玲珑的鸳鸯袖箭，一支赠与素玉，一支留给自己。素玉接过袖箭，含情脉脉地端详良久，说道：

“君今将一支袖箭赠我，一支留在身边，其意奴家全知。但愿我二人长相思，长相知；日后，鸳鸯重相配，重相聚。”

“好一个长相思，长相知，好一个重相配，重相聚！素玉，你这样绝顶聪敏，又如此情笃意深，令人铭感五内！”

谢安说罢，忘情地将那英俊的脸颊贴近素玉的粉面。素玉左右躲闪着，说：

“丞相，我们该回府了。”

无奈，谢安只好亲昵地挽着素玉那少女的腰肢，恋恋不舍地走下石墙。

谢安的丞相官邸，素以宏伟壮观驰名。它坐落在乌衣巷中段僻静的深巷里，占地广阔。走进高大的朱红门楼，便见一组巍峨别致的建筑群，曲径回廊纽带似的把那一幢幢高大建筑联结在一起。宽敞的前庭后院，古木森森，鸟语花香，

显示出主人对山林野趣的厚爱。在平日，这里昼夜都能听到歌女艺妓的吟唱，也可以听到文人墨客的吟诵。但是此

刻，刚到掌灯时分，却肃穆异常。

素玉意识到刘夫人的病情严重，她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到刘夫人的病榻前。只见刘夫人骨瘦如柴，紧闭双目，仰面而卧。

“婶母醒一醒，祖母命孩儿给你送药来了。”

刘夫人微微睁开双眼，看了看素玉手中用锦缎盒包装着的回春金丹，眼角里流出了两颗泪珠，颤微地说：

“多谢韩夫人……我……我不中用了。素玉小姐，你……你……靠近我，我有话对你说。”

忽然，房外传来燕子的呢喃声，刘夫人精神为之一振，连忙呼唤侍女：

“秋菊，快，快去唤老爷，燕子回来了，燕子从天心老人那里回来了……”

素玉惊奇地随秋菊步出屋外，循声望去，只见屋檐上落着一双燕子，不住呢喃呢喃地啼叫。其中一只的腿上拴着一缕白绸带。素玉正在纳闷，谢安闻讯赶来了，他向燕子抬了抬手，那只系着白绸带子的燕子扑楞楞从屋檐上飞到谢安的肩头。谢安真想亲亲这个不远万里飞来的生灵，可是，他顾不上了，他急着用手解下系在燕子腿上的那缕绸带，展开一看，惊得谢安目瞪口呆，久久不语。素玉诧异地从谢安手里接过白绸带，八个朱砂小字展现在眼前：

“他玉归天，汝玉归山。”

谢安吩咐秋菊道：

“夫人若问燕子之事，就说院中未见燕子飞来，是夫人听错了。”

秋菊唯唯称是，回夫人房中去了。谢安挽着疑惑不解的素